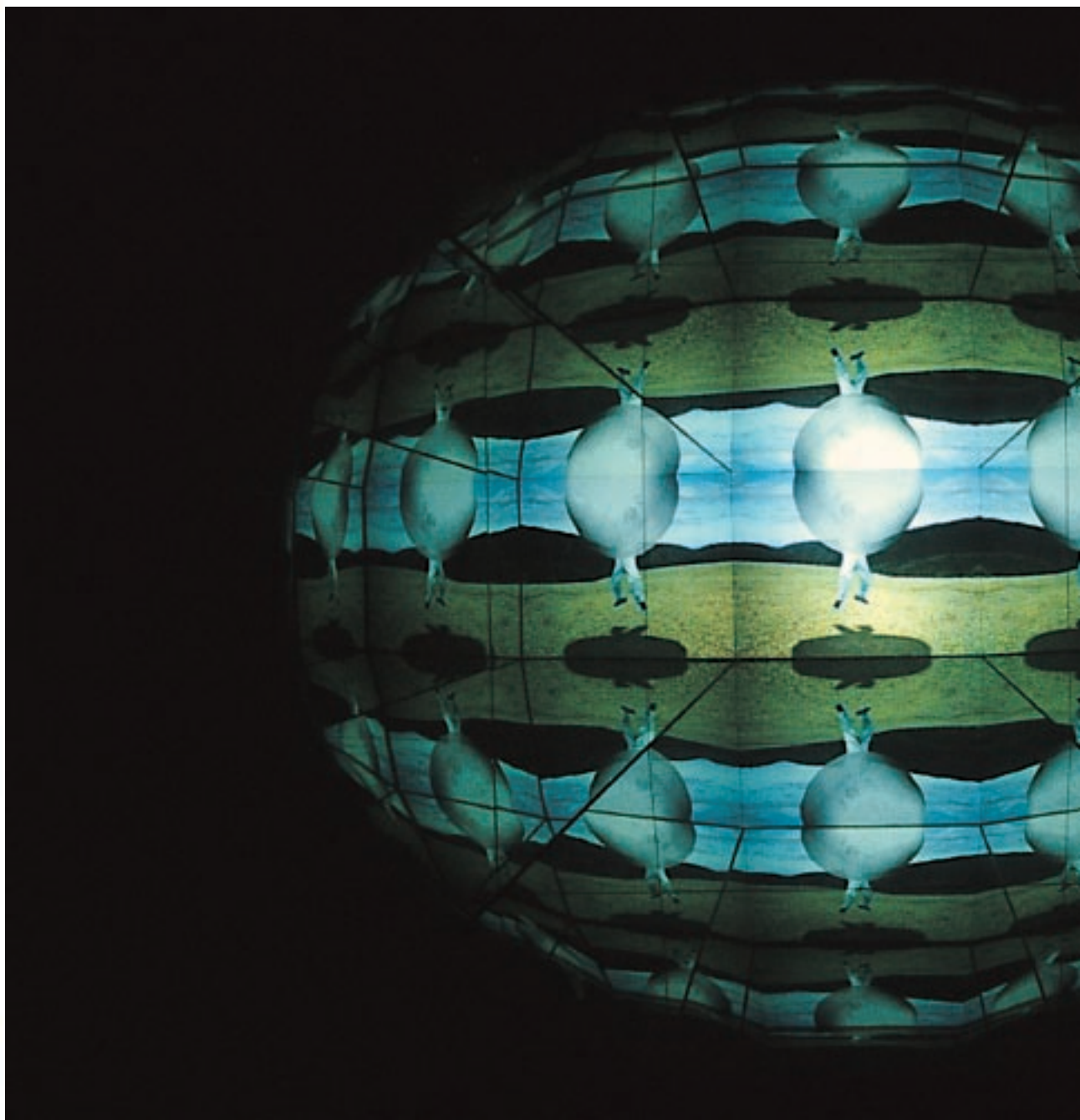


流轉當下

關於顧世勇的「動態影像」

文／高郁茹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創意文化園區專案中心助理研究員） 圖／作者提供



●顧世勇〈輕·如何使自己更輕〉(2000)

台灣當代藝術家顧世勇在從80年代末創作迄今，其裝置藝術作品型態多元且精緻，呈現神秘且不可測的樣貌。

顧世勇曾說，1994年是一個轉折，作品轉向新的變化。之前的裝置作品，在追求一份永恆的生命本質空間，轉化在裝置作品上設定一份堅固的精神向度。但之後，他體認到在外在環境的激動變化下，個人意識很難完全超脫於外在價值體系，永恆不變的空間很難在現實中橫互不動，於是他轉向投入對於當下生活的關注，改變自身的姿態－知識性辯證轉向黑色幽默式的符號遊戲。這樣的轉向至今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電子訊息化社會，又產生另一波變化，開始以動態影像來進行創作，例如從2000年在《發光的城市-2000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》展出的〈輕，如何使自己更輕〉、2002年在台北大趨勢空間《幻影天堂》展出的〈航行〉以及2006年在台北當代館

《咻！》展出的〈空洞101〉等。三個不同階段的創作樣態，是藝術創作者與社會環境變動的情感互動，也是顧世勇不斷解構過去，建構當下，透過每次的「新」來創造自己的重生，這個新是技術的創新，是感官的新鮮，是隨時代脈動變化的新。

直徑約15公尺的圓形大光球置於8公尺長廊盡頭，大光球的鏡射原理呈現如兒時萬花筒，播放著顧世勇的吹氣泡表演，當氣泡吹到極大之時，可以載著人遠離地面，飄往天際，直霄宇宙穹蒼，到達某一極限時，大爆炸後反方向下墜落至地球。顧世勇在作品〈輕，如何使自己更輕〉中，以電腦動畫呈現他的異想，大氣泡成了前往宇宙的飛行船，將自己揚舉於宇宙間無重力之中，自己的重量是無法除去的，但藝術家掌握了輕盈的秘訣。他說：「氣泡勉強維持我和社會、生命世界之間的關係，它是通向世界極其脆弱的通道，它表面飽滿、裡面卻毫無內容。」氣泡隱含著藝術家與外在萬象的中介角色，以其輕薄特質遊刃於中間。

顧世勇說：「我喜歡的是近乎靜止的流動本身，沒有時空磨擦的平滑空間，從無限想向穿越到宇宙渾沌的狀態。」動態影像裡，時間與空間最大的關係就是流動，進而抹除任何的歷史化與意義化的痕跡。作品〈航行〉作品運用船舶的明信片圖樣再製成動態影像，影像透過單槍播放著搖搖晃晃地形象，彷彿正在某個大洋上前進，前往波特萊爾說的「世界之外的任何一處」(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)。剃刀在過往的文化系統中與飛鳥的聯想是毫無關連的，但是在藝術家的個人系統中，剃刀搖身變成飛鳥的剪影。透過老明信片與剃刀等物件挪用，進行顧世勇在自述中提及：「由『物』的關係所構成的世界轉換為當代人精神隱喻的寓言形式。」當真理不在，只能以『物』的隱喻身影來見證自身，「當下」的詩性特質反而成為真理所在。每個當下瞬息捕捉到的驚鴻一瞥，僅成為觀者視網膜上的螢幕反射，在未到傳達到大腦前已有更新鮮的事物湧現，人類思考模式從語言概念化思考過度到影像化思考。顧世勇所說：「影像已不再是某物的影像，也不再只是傳達訊息的工具，影像已



成為影像自身的事實，即影像自身的力量，在此，我們再也不能說我們在觀看影像，同時影像也在觀看我們。」在作品〈空無101〉裡，龐大的絢爛煙火秀被縮小投影於白燭上，再現的小型盛會無聲地上演，沒有轟隆聲響、沒有高潮氣氛、沒有擁擠人群，闕黑的空無陪伴著光幽靈起舞。

顧世勇對於沒有中心的社會情境感到不適，以位移的策略為逃離方式，位移是空間裡的a點到b點的移轉，本身是一種運動狀態，是在空間裡全部產生變化而引發的騷動，位移並非是結果，而是在空間裡產生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。他說：「對我來說，作品從構想、選擇到成形，都是不斷在位移變化的過程，我稱之為晃動的秩序；甚至當作品呈現出來後，我已經位移到其他地方，你們不需要再問創作者在哪裡，或這件作品想要講什麼；作品既已成為事件本身而存在，它脫離我愈遠，力量越大，成為所有人的事件。」

顧世勇以「超扁平」形容我們正處在一

個失去時空座標，沒有縱深感的時代，於是主體也因應在這訊息社會的衝擊下顯得變動不定，理解事物的思維，來自於訊息片段化的偶然碰觸以及隨機的連結，在這樣的狀態下，每個個體在當下都是在「不確定的狀態」中，身體即刻性的感知成為一種面對的方式。「我們正進入一個虛擬維度的空間軸向，不受線性時間發展的束縛，卻成為人工智能及數位訊號操縱下的客體。」科技時代讓主體虛無化，身體在失重空間裡漂浮、遊蕩。所幸影像所承載的最低限度是跳脫意義疆界的感覺，那是拋除理性、歷史、意識型態的新美學觀。顧世勇在藝術作品裡不擬造現實，只是從現實中取樣，施展藝術的魔法，藝術作品變得既熟悉又陌生，既神秘又充滿喜感。



●顧世勇〈航行〉(2002)



數位藝術家
數位藝術家
數位藝術家

●顧世勇〈空洞101〉(2006)